

今日美文

素颜如雪

●李娟

在凤凰古城遇见一家卖银饰的店铺,店名“素”。银镯子上刻着缠枝的莲花,不华丽,不张扬,但雅致素朴。一件件银饰上,有的镶嵌一块刺绣,有的镶一片青花瓷,或一块黝黑的沉香木,有着光阴的味道。我在心里默念着,仿佛一位小家碧玉的名字,素颜如雪。似一杯萦绕在舌尖的清茶,淡如微风,少有的清雅和回味。

暮春时节,院中的栀子花开了,白色花朵立在翠绿的枝头,如白衫绿裙的少女站在清清溪水边,说不出的素洁和美好。摘几朵插在透亮的瓶中,连梦里也是栀子花幽幽的清香。

读明人张岱《湖心亭看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此时茫茫天地之间,山长水远,万籁寂静,只听见雪在枝头簌簌落下的声响。天地粉妆玉砌,一派洁净。他在舟中,手捧一卷书,围一炉红泥小火,品一杯苦茶香茗。桌上的宣纸上落了一行诗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此时坐对一窗雪,如同坐对一卷书,听雪落寒窗,煮酒、品茗、读书,世间还有比这更惬意优雅的事吗?

几百年来,赏雪吟诗的诗人们来去匆匆,唯有张岱手中的笔,极简极淡。他似乎信手在西湖的舟中泼洒一幅水墨丹青,寥寥数笔,清淡、素净之极。好文字原来正是这样,不是花满枝丫,不是姹紫嫣红开遍,而是风尘俱静,素雅纯粹。那些文字有画意,有诗情,更有悠长的回味。

读季羨林先生暮年的文字,也是满目素洁和干净。不唱高调,至情至性,质朴无华。好文字原是清新自然,素面相见。他放下枝头所有的繁华,沉浸在文字的泥土中,简静,纯粹。人生到了他那样的境界开始做减法,删繁就简三秋树,留下清绝、风骨的枝丫伸向天空,如一树清寒的梅。

在古老的徽州,遇见一块石碑,碑文上刻着“圣人孩之”,季老到了人生的暮年,也将人生活得明白和透彻,一位大家,终生保持一颗孩童般对万物敏感、天真、纯净的赤子之心。暮年时候,歇下尘劳,回归生命的本源,只留下雅洁、纯净的文字,走了。

我喜欢画家林风眠的画,他笔下的仕女真是冰清玉洁。白衣的翩翩女子坐在堂中,黑发挽起,细细的眉,朱唇一点,纯洁素雅,安详从

容。一身素衣,却胜过万紫千红。她不怒不怨,不悲不喜,彻底绝了尘世的烟火气。

她们在画中,或凝神,或抚琴,或低眉,你会感到,原来娴静也是一种奇妙的力量。她身边细腰的青花瓷瓶中插着花,花是白色的莲花,亭亭开在瓶中,犹如一位圣洁的女子盛开在男子的心中,纯洁似一个缥缈遥远的梦境。令男人一辈子心心念念的女子,何尝不是心头的梦?无法触摸,遥不可及,只有留在心底,梦里,画中。

一对夫妻,暮年时的爱情是素净如雪。老年的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是一对相濡以沫的知己。有人来访,敲门,杨绛先生不说话,寄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先生在读书,不能接见来宾。原来,杨绛先生不说话,是怕惊扰了钱钟书先生读书。是啊,只有她懂得他,半个多世纪的相依相伴,她成了他骨头里的钙,是他的呼吸,是他的氧气。他们之间没有甜言蜜语,连爱情都显得多余。终无语,竟是最深情时。他是他的右手和左手,情同手足,唇齿相依,似水流年里的恩情都在一粥一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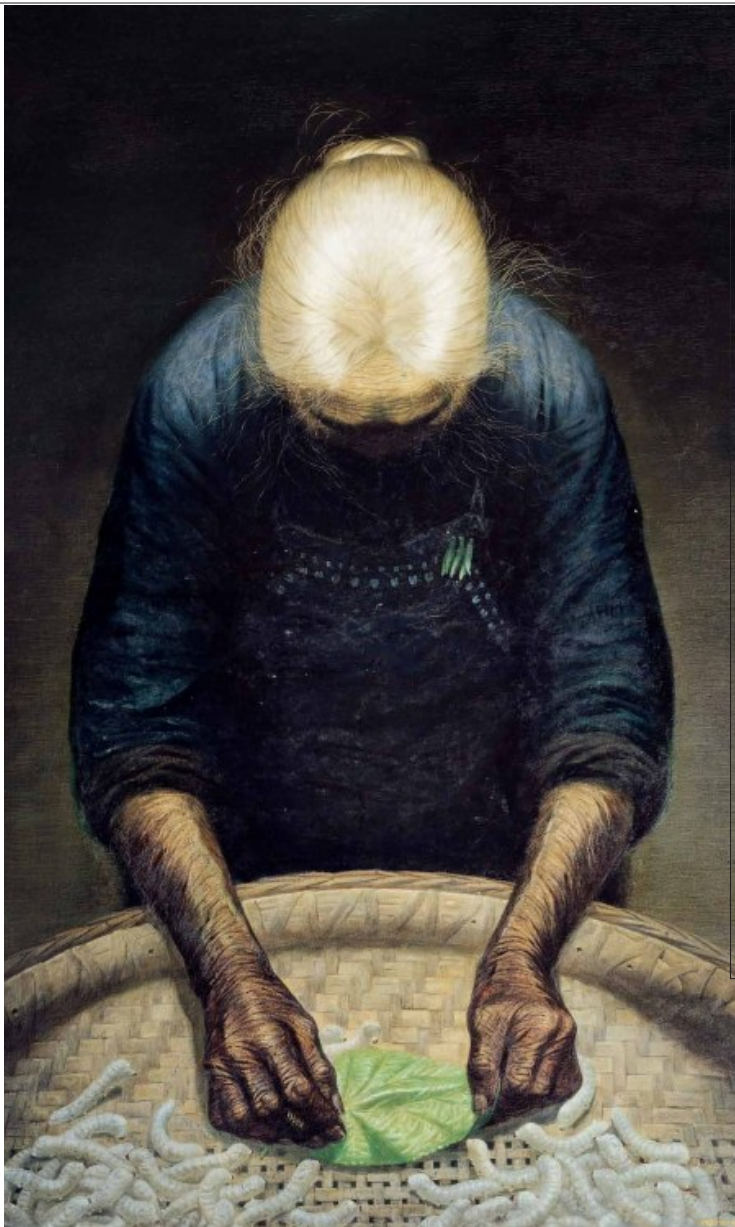
看一幅油画,傍晚昏黄的烛光下,屋中桌前坐着一对老人,白发的男子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老妇人低头在编织毛衣。桌上放着一台收音机,俩人似乎都没有听。他们默默相伴静坐着,不说一句话。光阴似乎已经静止了。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原来尘世中最后的爱,竟是默默无语,不着一字。共一盏灯火,共度天阶微凉,直到地老天荒。一生相守,老来就成了那幅画,素净安详如两尊佛。

记得在中国美术馆看吴冠中先生画展,我站在那幅残荷前,惊呆了。荷塘结了冰,只剩下一朵朵残荷在冰雪中挺立着,与我素面相见,清静静美。一瞬间,荷的清气四溢扑面而来。记得风动荷花香还是昨天,一转眼,冬天来了,雪落了下来,留得残荷听雪声。那些雪中的残荷,犹如一个人的暮年,霜严雪寒中,自有一份气定神闲,铮铮铁骨,有品格,更有气节。

读唐诗宋词,你可以看见那个时代的风景,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心灵,有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清澄和素洁。眼前似乎有了一幅画,山寒水瘦,一个人独坐茅屋,听雪落寒窗,一抬头,见一叶孤舟正泊在江面。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隔着漫漫岁月,清凉和安然的气息迎面扑来。

素,于喧闹浮躁的尘世间,原来是一阙宋词。素,是生命的大美和庄严,也是人生另一个难得的境界。

(选自《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3》)



短章撷英

雪小禅散文

凄凉的喜悦

我每日要经过一个很市井的地方,有小小的菜市场,早市里最热闹,卖油条的那家摊子是全家人都上阵,欢喜的热闹,我并不喜欢这一家人,因为有掩饰不住的俗气,所以也没有买过他家的早餐。

我总是买靠近马路的那一家,江浙一带的一家人,女人喜庆,一脸的喜悦,不说话,眼睛先笑了,男人永远在后面忙着,他家的油酥烧饼真是好吃,香,酥,脆,个又大,而且是最后一个涨价的,烧饼夹菜,土豆丝和胡萝卜丝混在一起炒的,也可以夹火腿肠或者鸡蛋,我每天要买,一块五,两个塑料袋子裹了递给我,我们之间少说话,可是彼此总是笑的。

24节气里,我最喜欢惊蛰。读起来有一种艳和疼痛感。春天,小虫子醒了,不睡了,是什么惊了它的心?——是这早春的雪么?这扑簌簌的下着的,是老天赏赐的雪!

惊蛰第三天,雪纷纷,意绵绵。我坐在咖啡厅看着园林里的雪,发着呆。

我遇到雪莹姐。

我喜欢看她抽烟。是极致的那种美女——一眼看上去,有种轻微的堕落感,带着淡淡的无聊,可是,如果她手上有一支烟,白白的小烟卷,夹在手里,点燃了,像小红狐狸的唇,不过,这个女人一定要足够美,否则不会有那种荒凉的天真感。

冬天的时候,她的衣服总有油腻,硬硬的在上面,因为是红羽绒服,看起来更像牛肉冷下来。她的脸冻得生红生红的,可还是笑着,手脚麻利,我有时听得她和别的客人说话,声音温软,男人永远低头烙着烧饼,我喜欢他们夫妻的神情,不茫然,脚踏实地,但却有一种凄凉的喜悦。他们一块一块赚着钱,脚下总围着一个三四岁的孩童,鼻涕流得老长,那孩子亦是不知世事艰难地喜悦着,我看到人家凄凉,他一家人倒并不觉得。

我喜欢这种凄凉的喜悦。与我有关。与我无关。

就像我写的那些爱情故事,与我有关。与我无关。

惊蛰

有雪,有惊蛰,有百年三八节,于是相约今天喝些薄酒。

我们四个一起喝酒到半夜,中途梁姐说自己有个小约会,她下楼,却抱上了三玫玫瑰花——她打114偷偷给我们订的玫瑰花,送给雪莹姐、玉洁和我。我们尖叫了。这是女人花,惊蛰的第三天,我们收到了十一朵红玫瑰。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玫瑰花,梁姐送我的。我抱着它,走在雪中,心里全是喜悦。

喝到现在,薄醉了,唱了一小段《春闺梦》中的“被纠缠”。

原来,我是那小小的虫,悄悄的,悄悄的醒了呀。

(选自《如果春天去看一个人》)

精品画廊

《春蚕》

●罗中立/作

艺术简介:罗中立,1948年生于重庆,重庆市璧山县人,艺术家,教育家,四川美术学院院长,享受国家政府津贴的专家。《春蚕》首次创作于1980年,被誉为“《父亲》的姊妹篇”。《父亲》对于大巴山老农的面部细节刻画精确,而《春蚕》则把人物面部隐去,画面上最抢眼的是如蚕丝般的满头银发,将默默奉献的母亲比作春蚕。《春蚕》和那幅《父亲》一样,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和情感力量打动了中国人的心。

(据中国书画网)

诗路花雨

郭晓琦的诗

靠着墙蹲下

靠着墙蹲下。
靠着父亲旁边蹲下
午后的阳光斜插过来
针扎一样,疼

伸过墙头的树枝上,
依偎着两片叶子
一片枯黄,翻卷
另一片青绿,泛着光——

其实,父亲并没有注意
这尘埃里抖索的
两片树叶
因为我蹲在他身边
他看上去很喜欢
嘴唇动了一下,
想要说什么,还没开口
就猛烈的咳嗽。这时候
风有些猛
我感觉墙在晃动,
这堵倦怠的土墙
似乎也要靠着我们
蹲下——

一个有霜的早晨

浓稠的雾霾雾下来,
崖畔上的枣树
将佝偻着的身子
又向下弯了一下
这些正好被我看见——

我还看见,
它们把枯黄的叶子
一把又一把
抛撒给经过的西风,
纷纷扬扬地飘
仿佛是在抛撒
堆积在身体的忧伤——

这时候
有出殡的唢呐声响起
一个小男孩,
喘着粗气从我身边跑过
他披着白孝衫
披着这个冬天的
第一场白霜
他还小。
他的伤心并不怎么明显——
(选自《现当代诗歌选》)